

时间涨块论的认知反驳及其回应

王淑庆^{1,2}, 吕 俏^{1,2}

(1. 湖南师范大学 哲学系, 湖南 长沙 410081; 2. 湖南师范大学
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在有关时间哲学的讨论中,涨块论被认为是介于现在主义和永恒主义之间重要的第三方立场。然而,涨块论也引发了不少争论,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现在问题”的认知反驳。过去对于该反驳最符合常识的辩护策略是死去涨块论,但这个策略使得涨块论陷入了更糟糕的境地。对此,涨块论者可以选择“咬紧牙关”策略来作出新的回应,主要理由在于保持自身理论特色对涨块论而言更为重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现在问题”的代价最小化,使其并不构成对涨块论的致命反驳。此外,在实际生活中“现在”一词是索引式的,我们并不能直接感知客观现在。

关键词:时间哲学;涨块论;认知反驳;客观现在;“死去涨块论”策略;“咬紧牙关”策略;最小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3)05-0032-10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3.05.005

The Epistemic Objection to the Growing Block Theory and Its Response

Wang Shuqing^{1,2}, Lv Qiao^{1,2}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In discussing about philosophy of time, the growing block theory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third-party position between presentism and eternalism. However, the growing block theory has also arisen some debates, the most crucial of which is the epistemic objection on "present problem". In the past, the most commonsensible argument strategy corresponding to cognitive refutation is the growing block theory, which has pushed the growing block theory into a much worse position. For the growing block theorists, a new response to their theory is the strategy of bullet-biting, and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it is more important for the growing block theory to maintain its own theoretical identity and to minimize the cost of the "now-now problem" to some extent, so that it does not constitute a fatal rebuttal to the theory itself. Moreover, in practice the term "now" is a kind of indexical terms and the objective present can not be directly perceived.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time; the growing block theory; epistemic objection; objective present; dead past growing block theory; strategy of bullet-biting; strategy of minimizing

收稿日期:2023-05-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031)
作者简介:王淑庆(1986—),男,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吕 俏(1998—),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和形而上学。

一、引言

除现在时刻之外还存在别的时刻吗?这一问题区分了不同阵营的时间本体论。对该问题完全否定的回答被认为是现在主义(Presentism),与之相反的立场被称为永恒主义(Eternalism)。从20世纪初至今,在有关时间哲学的讨论中,现在主义与永恒主义的争论僵持不下,学者们至今未能对评价二者的收益与代价达成共识。于是,在20世纪末,涨块论(The Growing Block Theory)再次被米歇尔·图利(Michael Tooley)提出以来,它作为一种中间立场,受到哲学界和物理学界的广泛关注,被期待能够提供给我们一种关于时间本质更为新颖的刻画。

涨块论认为,过去、现在时刻都是存在的,位于过去、现在时刻中的事物和事件也存在,但未来时刻并不存在;哪个时刻是现在,它持续变化着。涨块论在直观上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它很好地解释了我们所经验到的时间现象,如时间的流逝、过去与未来的不对称性,与我们日常语言中所描述的世界实际概念架构更为符合。

然而,涨块论这种中间立场也遭遇了不少反对意见,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现在问题”(now-now problem)的认知反驳。这个反驳认为,涨块论混淆了具有两种语义维度的“现在”,使得二者在归赋过去时态陈述的真值时发生分离,因而在认知上并不能知道自己位于客观现在。对于这一反驳,在涨块论者的回应中,死去涨块论(Dead Past Growing Block Theory)的辩护策略最符合常识,它试图区分现在和过去在本体论上的地位,却也让涨块论面临塌缩为现在主义的风险,同时在使真者(truthmaker)^①问题上存在解释的负担,不尽如人意。本文认为,我们可以接受必要的后果,承认自己并不知道客观现在,这是符合直觉的,并且使用最小化策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种认知上的代价。如果这一策略是可被接受

的,那么涨块论并不存在致命的缺陷,仍然值得被选择。

二、涨块论及其认知困境

在时间哲学中,过去、现在、未来是否存在及其区别是一个基础的问题。从常识来看,过去的事件是固定不变的,但未来是未被决定的、是开放的。时间之矢从过去流向未来,结果总是伴随在原因之后,因果方向是不可逆的,因此,时间流逝的方向也不可逆。

但是,永恒主义认为这种被普遍经验到的时间现象是一种幻觉,时间实际上并未流逝,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存在的,并且没有哪一个时刻拥有本体论上的特权。这意味着,我们所经验到的并不是时间自身的客观特征,只是意识对外在事物的心理预期^[1],因此,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类心灵之外的客观时间。不过,即使我们能够接受时间现象只是一种心理的内在描述,并不与实际存在相符合,永恒主义仍然需要解释我们为什么能够经验到时间的不对称性,这是一个复杂且有待完成的工作。并且,对这种时间现象的体验深深根植于我们日常的信念和行动中,消除时间的非对称性无助于我们理解死亡这种与幸福生活紧密联系的伦理议题。

相较而言,涨块论肯定了这种普遍的直觉,我们之所以能够经验到时间的流逝和事件的变化,是因为现实世界确实如此。不难发现,涨块论的理论动机建立在一种直接实在论(Direct Realism)的基础上,即我们所拥有的知觉经验就是外部世界本身。同时,涨块论也占据了摩尔主义的常识优势:“如果具有高度信任的自然语句包含了一个哲学原则,并且这个原则没有同样适恰的竞争对手,与其他高度可信的信念相融贯,那么它很可能是真的。”^[2]

(一)涨块论的本体论刻画

涨块论的内涵最早由布罗德(C. D. Broad)在1923年发表的《科学的思想》一书中得以详细阐释,他以讨论事件^②变化(change)如何可能

作为跳板来提出自己的时间本体论。

在布罗德之前,约翰·埃利斯·麦克塔加特(John Ellis McTaggart)提出过变化并不存在的经典论证。对变化的描述不可避免地涉及时态属性,每个事件不断拥有或丢失过去、现在、未来三种属性;然而这三种不同属性之间在概念上并不相容^[3]。换言之,我们所经验到的事件变化是虚假的,并不符合逻辑,只是一种幻觉。

在布罗德看来,变化是绝对的,那么如何来理解事件的变化呢?不妨将其理解为外部关系(extrinsic relations)而不是内部性质(intrinsic properties)的改变,如此能够避免麦克塔加特所提出的悖论。理解这一原则的关键在于,布罗德认为事件的变化与时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时间的流逝不能脱离事件的变化。事件从未来、现在变化至过去,是一种时间自身的变化(a change of time),而不是一种在时间之中的变化(a change in time)^{[4](P65)}。如果事件变化是在时间之中的,意味着我们可以抽出一个独立于事件变化、纯流逝的时间,但是如何解释时间自身的流逝是一个更复杂的争论,可能会陷入引入超时间(hyper time)所导致的无限坏循环之中。因此,布罗德转向另一种策略,认为无事件积累的纯流逝时间是不存在的;相反,事件也总是在明确的时间范围内延展的。

事件从未来到过去的变化,并不是接连失去和获得两种互不相融的性质,而是事件之间新的外部关系的出现。譬如,张三一直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是当他的妹妹张四出生后,她与已存在的家庭成员之间产生了新的关系,也因此改变了张三与他人的关系。新接替(successive)事件的出现,使得过去事件之间的关系而非内在性质发生了变化,以不断产生新接替的部分来实现变化。布罗德就此写道:

“我的特殊现在时刻就是最后加入我生命历史中的切片(slices)。当它停止不再是现在

变成过去,这并不意味着它改变了任何曾经是现在时刻关系……当一个事件,曾经是现在,变成过去,它并没有改变或失去任何曾经拥有的性质;它简单地获得了原先本没有的新的关系,在这个新事件生成之前,这些关系并不是存在的……除了新鲜切片的存在增加到世界的总体生命史,现在变成过去并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变化。”^{[4](P66)}

这一宇宙图景可以用图1来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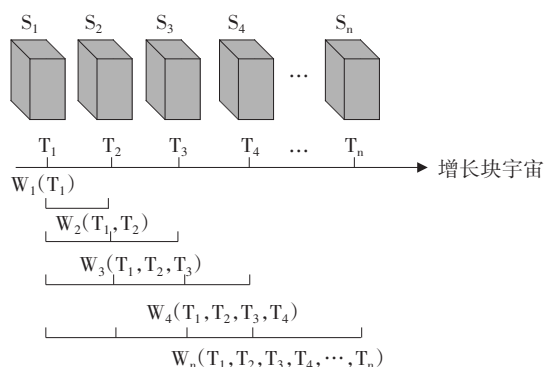


图1 涨块论宇宙图景

假如涨块论符合实际世界的真实事态,那么在涨块论的宇宙图景中,过去和现在时刻并不存在任何性质上的区别,但未来并不存在。随着新的时间切片的不断产生,曾经是现在的时刻转变为过去时刻,位于该时间切片上的事件、对象并没有因此发生内在性质上的变化,继续以B序列(B-series)^③的方式存在。如图1所示,当切片 S_1 开始存在时,位于涨块宇宙的边缘, T_1 就是现在,世界中总体存在(the sum total of existence) W_1 就是位于 T_1 时的事态;当切片 S_2 诞生, S_1 不再位于涨块区边缘,成为过去时刻,但是栖居其上的事件、对象仍然存在,此时世界的总体存在是 W_2 ,包含了之前 T_1-T_2 时刻的事态的总和。以此类推,当 S_n 成为最新的时间切片时, T_n 是现在时刻,世界的总体存在 W_n 是 T_1-T_n 时刻存在的所有事态之和。

按照布罗德的解释,新的时间切片出现,或

是继承旧的性质,或是与前者发生根本的断裂,这些时间部分组成的事件便停止存在,变化得以实现。布罗德这种变化是最基础的,他称之为发生(becoming):未存在的事件出现^{[4](P67-68)}。然而,这引发了一个关键的疑问,新的时间切片是如何产生并持续供应的^[5]?一方面,布罗德对“发生”并没有作出详细的刻画,似乎仅是如此这般地形成了并出现在涨块区边缘,并没有其他产生的动因。另一方面,布罗德认为事件形成之前不存在任何东西,这似乎蕴含存在者是从非存在转变而来的含义,但是这个回答又陷入了一个类似“巴门尼德式悖论”^[6]:不存在的未来如何容纳与自身性质相异的现在切片呢?因此,认为现在时刻的切片是从无到有形成的,似乎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布罗德的解释让人并不满意。基于此,我们可以在图利《时间,时态,因果》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图利认为,时间前后的秩序可以被分析为因果关系,不同的时空区域之间能够产生因果联系^[7]。按此推论,时间切片之间其实内在的具有因果联系。按照图利所辩护的时间因果本体论,为理解“发生”这一模糊概念能够提供更好的解释方向,即时间切片前块与后块之间的因果联系使新切片不断形成。

可以发现,涨块论结合了四维主义(Four-Dimensionalism)^④和动态论^⑤,这主要体现在“现在”的两重含义上。其一,现在切片与过去切片之间只有空间位置上的差异。现在切片其后不存在任何切片,而过去的时间切片总被后块接续着。涨块论否认现在与过去时刻在性质上的差异,此处“现在”的特殊地位仅是关系意义上的。照此理解,涨块论似乎与四维主义的立场相差无几,对于四维主义来说,过去、未来不存在任何性质上的区别,只是空间位置上“早于”“晚于”的关系不同。其二,“现在”时刻是唯一且客观存在的涨块区域边界,随着新的切片不断被例化(instantiated),旧的时间部分不得

不从现在变为过去,以B序列的形式继续存在,世界的总事态不断增加,清晰地承诺了时间的流逝,体现了涨块论的动态论属性。

涨块论分享了四维主义和时间流逝的动态理论的优点,这使得它能够回避麦克塔加特所提出的诘难,也更具有直觉上的吸引力。然而,这种融合也使得在涨块宇宙中“现在”具有两种概念上不相容的含义,从而产生了关键性的认知反驳。

(二)涨块论的认知反驳

如果涨块论的世界是真的,那么我们的世界是一个随着时间切片增长而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所经验到的时间从过去到未来的流动都是真实的。每一个位于涨块边界的时间切片都是客观的现在,一旦新的切片形成,它就成为了过去。

但是,如前所述,涨块论同时承诺了四维主义,即不止存在一个时间切片,过去、现在的时间切片都存在,并且每个时间切片之间并不存在性质的差异。也就是说,我们几乎不能通过经验的方式判断哪个时间切片是位于涨块区的边缘^[8]。比如,公元前365年,柏拉图相信他正在教导亚里士多德^[9]。当时时间位于公元前365年时,也就是说,信念发生的时间和客观现在相一致时,这个命题毫无疑问是真的;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柏拉图已经位于过去,这个信念显然是假的。然而,由于在涨块论的世界中,我们不能分辨哪一个时间切片在本体论上是具有优越性的“现在”,因此会产生一个荒谬的推论:公元前365年的柏拉图和2022年正在写论文的笔者,都不能有辩护地相信自己位于客观现在。克雷格·伯恩(Craig Bourne)指出,这与我们的日常信念是相违背的,我们明确知道自己是位于现在,正如同我们知道自己在痛、在思考、在怀疑一样。

伯恩认为,之所以产生这个荒谬的推论,是因为涨块论同时吸收了四维主义和动态论的特

征,由此存在了两种维度的“现在”,使得我们在认知上无法分辨两种“现在”^[9]。在四维主义的世界中,过去、现在、未来每个时间都是平等且真实存在的,不存在普遍且统一的客观现在,“现在”取决于观察者的参考系,每个参考系都不具备特权。所以,四维主义的“现在”是索引词语(indexical terms),指涉说话者言语行为发生同时刻的“现在”。同时,涨块论以新切片的不断增加实现了对动态论的本体论许诺,意味着存在一个具有特权的、处于涨块边缘的“客观现在”(objective present)^[10]。

按照伯恩的看法,我们对“索引的现在”是不明而知的,但“客观的现在”却涉及本体论层面,不能通过经验证实,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导致“索引的现在”与“客观的现在”相分离。当我们自我感知的现在时刻与实际的现在时刻并不符合时,这意味着我们的许多信念、判断都是假的,我们会丧失很多知识。又因为客观现在与过去是无法区分的,按照无差别原则(indifference principle),应该分配过去和客观现在同等的信任,但客观现在是唯一,过去的时间切片是无穷多的,因而我们相信自己位于客观现在的信念为真概念接近于零,我们不能知道自己位于客观现在^[11]。

可以将该认知反驳重构为如下论证:

(1)如果我们位于涨块论世界,那么对任何人来说,位于过去切片的可能比客观现在多得多;

(2)位于客观现在还是过去在主观上是无法区分的;

(3)如果在主观上不能区分,那么就应该对每一种切片都赋予同等的信任(根据无差别原则);

(4)我们应该对自己位于客观存在的信念给予很低的可信度,而对处于过去给予很高的可信度;

(5)我们没有正当理由相信自己位于客观现在;

(6)我们不知道自己位于客观现在^[12]。

值得注意的是,对“现在问题”的认知反驳是涨块论所独有的理论危机。毕竟,对现在主义来说,只有现在时刻是真实的,我们所能直接感知的现在就是客观现在;对永恒主义者而言,“索引的现在”是唯一的现在,并不存在本体论上特殊地位的“客观的现在”。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涨块论虽然继承了二者的理论优势,但也存在旧的理论所不具备的重要缺陷。如果不能回应“现在”问题,那么涨块论是一种内部不融洽的理论,并没有编造一个完整的有关时间本体论的故事,其摩尔式的直觉吸引力也将会大幅度减弱。

三、死去涨块论策略及其存在的问题

为辩护支持涨块论的合理性,当前也存在不少回应策略,比如蒂姆·伯顿(Tim Button)所提出的非对称性(“x is real-as-of y”)语义学论证^[13]、法布里斯·科雷亚(Fabrice Correia)和斯文·罗森克兰兹(Sven Rosenkranz)建立在简单化存在量词域的论证^[14]等,其中死去涨块论的回应是最常识性的策略,但也需要付出不小的理论代价。

(一)死去涨块论策略

在彼得·佛利斯特(Peter Forrest)看来,可以直接通过否认认知反驳前提(2),进一步区分过去与客观现在的本体论地位,以此来彻底推翻“现在问题”的反驳论证。他将这一策略称为死去涨块论(Dead Past Growing Block Theory)。

首先,佛利斯特认为意识是活动(activity)而不是状态(state),活动是已经发生仍未完成的,状态则是位于过去的完成时态^[15]。这一点是符合直觉的,举例来说,英语中我们常用动名

词来指涉正在进行的活动,而状态则大多数时候谓指对象表现出的完整形态,在语言使用中偏向静止的含义。在作出这种区分的意义上,佛利斯特认为活动在逻辑上是只发生在现在,即涨块的边界处,但是状态是可以存在于过去的。

其次,佛利斯特吸收了图利的想法,继续论证过去与现在在因果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属性。如果事件 x 导致 y ,那么根据“因先于果”的非对称性, y 在 x 结束之后才作为结果发生。也就是说,当 x 结束的确切时刻,作为结果的 y 还并未发生,因果过程并未完成。只有当新的切片不断生成,使得过去与新的切片之间产生因果刺激(casual frisson),才能使得活动得以发生^[15]。因此,固定的状态可以发生在过去,但是持续的知觉和生命只能发生在切片生长的边缘,即客观现在。新的时间片段不断出现,意味着对象和事件新的时间部分开始存在,先前的时间部分从活跃变为死亡,不再具备生命力,只有固定的状态。活的事物并不是持续存在的,相反它们以旧的部分死去,新的部分不断生成的方式存在^[16]。

我们将这一反驳策略重构为如下:

(1)意识是活动,而不是状态;

(2)活动是已经开始且未完成;

(3)因此,意识随附不完全的因果过程。只有当位于涨块边缘,存在与非存在的边界,即处在客观现在时,意识活动才会出现;

(4)只有客观现在的切片才存在意识,过去切片中不存在意识;

(5)所以,主体产生位于客观现在的信念是由于其位于客观现在的事实所导致的。

按照佛利斯特的看法,意识及活动随附(supervenies)因果刺激,过去的时间切片并不存在意识,我们产生自己位于客观现在的信念是

由客观事实导致的。佛利斯特的涨块论运用了一种典型的笛卡尔式策略,只要我们是有意识的,那么在这种程度上就能判断自己所处的时间位置。由此,位于过去切片的柏拉图不可能产生自己处于客观现在的信念,因为这一时间部分的柏拉图已经死亡,没有意识活动。

(二)存在的问题

不难发现,佛利斯特扩大了现在和过去在时间因果关系上的差异,使得修改版本的涨块论更偏离四维主义的立场,进而消除“索引的现在”,以此回应“现在问题”。这种辩护策略具有两个优点:一是它在技术上是简单的,免于进行复杂而琐碎的语义学修改或是认识论原则的更换;二是死去涨块论尊重了我们的部分直觉,对过去时间部分的对象作死亡化的处理是一种常识。例如,在判断“孔子相信自己现在正与弟子讨论”时,我们很自然地将该陈述归为假,因为孔子已经去世了,他的意识状态不复存在。

不过,经过仔细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将意识归为一种外部因果关系而不是内在的性质会存在一些怪异之处。如前所述,佛利斯特总是希望通过一种外在关系的区分将过去与现在区分开来:如果之后接续着新的切片,它就是过去,如果位于涨块边缘,那么它就是客观现在。意识存在与否将被认为是切片之间的外部关系,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毕竟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意识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本质属性。或许,这种怪异之处来自佛利斯特所借用的随附概念本身带来的争议性,意识不管是作为进化还是因果刺激的副产品都不能让人毫无障碍地接受。

死去涨块论另一个明确的代价是关于过去命题的使真者不统一。克里斯·希斯伍德(Chris Heathwood)认为,改变过去与现在的本体论地位,会使得关于过去命题的状态与意识的使真者不统一,死去涨块论更加需要一些语义学和形而上学的技术来为过去命题提供一个

统一的奠基(grounding)^[17]。

考虑下述两个命题:

C:凯撒曾经意识到他跨越了卢比孔河。

C*:当凯撒曾经跨越卢比孔河时,他是湿的^[17]。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认为这两个命题具有相同的真值条件。命题(C*)的真值莫基于过去的凯撒跨越卢比孔河时湿的状态,根据死去涨块论的本体论承诺,我们可以直接对这句话作出判断。但是,在死去涨块论中,过去的时间切片是僵死的,并不存在意识活动,因此不存在使命题(C)为真的使真者^[17]。奇怪的地方出现了,是什么使得关于过去命题在心理活动和状态上使真者不同呢?

希斯伍德的反驳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他揭示了死去涨块论将丧失理论选择上的优势地位。如前所述,原始版本的涨块论近年来在动态论家族中很受学者们的欢迎,由于它相较于现在主义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过去时态命题为真的使真者,而使真者被主流的观点认为是近代形而上学讨论中的基础^[18]。因此,假设死去涨块论者在解释过去命题使真者上乏力,那么它甚至将丧失与现在主义者相比的理论选择优势,甚至不如原始版本的涨块论做得更好。由此可见,死去涨块论在本体论上对现在和过去作出明确区分,可能使涨块论塌缩为现在主义,减损了涨块论最初的理论动机。

总的来看,死去涨块论较好地处理了“现在问题”的认知反驳,但是这一理论代价也是沉重的,其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内部不协调,在理论选择上也不具备优势。

四、“咬紧牙关”策略

目前来看,涨块论似乎陷入了两难,要么越满足过去与未来的区分性要求,越失去相对于现在主义而言的选择性优势;要么使得过去与

现在变得认知上难以区分,从而无法回应“现在问题”。

在笔者看来,此两难问题造成的损失并非同等强度的。一般来说,只要理论内部不存在难以弥补的缺陷,例如逻辑和概念上的矛盾,不足以彻底给某个理论带来灭顶之灾;反观理论选择是仅涉及每个人自身的价值倾向,并不存在完美的理论,只要是理性衡量收益和代价从而作出的选择都称得上合理。

不过,此处维系理论选择上的优势比应对理论内部的缺陷更为急迫,因此,涨块论者只能承认我们无法拥有关于客观现在的知识,选择“咬紧牙关”(Biting the Bullet)策略^[19]。

首先,涨块论相较于现在主义的优势便是认同过去时刻及其对象的存在,方便我们归赋有关过去命题的真值。同样作为动态论家族的一员,现在主义和涨块论都以现在时刻的不断例示来体现时间的流逝,在直觉吸引力上不分伯仲。实际上,涨块论与现在主义都面临着与狭义相对论相违背的风险^{[8][20]},挑战着我们现有的知识信念体系。不过,现在主义在本体论上承诺得更少,与拥有不断膨胀的宇宙的涨块论而言,现在主义的宇宙图景显得理论上更为简洁。总的来看,由于涨块论与现在主义形而上学的预设较为相似,二者在与已知信念的融贯度、直觉的可信度上都不相上下,唯一可能引发争论的便是其在本体论的简单性和解释力中存在的张力。由此可见,如果涨块论将过去与现在作出意识程度上的区分,不仅是特设了两种实体、在有关过去陈述使真者上不统一,更会因此失去自身的唯一优势,背离了最初的理论动机。

其次,“现在问题”并不会给涨块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能够将“咬紧牙关”策略所带来的损失降至最低。根据卡塔琳娜·佩罗维奇(Katarina Perovic)所提出的最小化策略(Minimizing Strategy),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

少“现在”一词混乱使用的概率。假如,我们将索引式现在定义为现在*i*,将客观现在定义为现在*,当主体说“现在是现在”时,有四种含义:

- (1)现在*i*是现在*i*;
- (2)现在*i*是现在*;
- (3)现在*是现在*;
- (4)现在*是现在*i*^[5]。

其中,陈述(1)和(3)属于同义反复,是琐碎的真。大多数提出“现在”问题的反驳者认为陈述(2)为假的概率极大,因为主体位于过去切片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其位于客观现在,由此现在*i*和现在*的含义会矛盾,陈述(2)将在绝大多数语境中是假的。但是,这种评价对于涨块论而言是不公正的,卡塔琳娜认为,我们实际上在判断陈述真值时运用了两个视角:在涨块宇宙中发出陈述的主体和涨块宇宙之外判断真值的我们。如果我们简单地从视角一来看,言语行为的发出者实际上无法知道自己是否位于客观现在,陈述(2)的真值只是无法确定,而非完全为假^[5]。因此,假如涨块宇宙是真的,我们关于“自我位置”的信念并非完全是假的,我们相信自己位于客观现在的信念仍然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最小化策略虽然没有避免或直接取消“现在”问题,但是它不必支付额外的本体论代价,能够巧妙地将涨块语义混乱的后果达到最小,使其能够保持理论特色,不至于塌缩为现在主义。

最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对“现在”的使用本身只是索引式的,在绝大多数时候无法获得有关客观现在的直接感知。我们相信自己位于现在的信念内容是与信念状态(belief states)相联系的^[21]。这一点在生活中也十分常见,比如我们在晚上全神贯注写论文的时候,总是认为时间过得很慢,然而一看钟表就会猛然发现不知不觉已到半夜。我们发生信念上的改变是因

为抬头看到了钟表,知晓了“客观现在”,但此处的“客观现在”仅是具有工具论价值意义上的——一个全球统一且标准化时间,并非通达了在本体论上享有特权的客观现在。因此,我们实际上关于“自我位置”(self-locating)[®]的信念基本上是索引式的^[21]。我们之所以认为能够在直觉上认识客观现在,是因为长期以来对真理价值追求而形成的顽固信念。例如,在传统的“命题思维”方式里,我们更偏好具有绝对价值的命题而不是随时间真假值发生变化的时态命题,要求命题的确定描述词在不同语境中指涉相同的对象和关系,以此保证命题的同一性^[21]。相比较来说,索引词更符合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交流的方便性,其含义依赖说话人的语境。因此,在我们思考的过程中,会潜在地将这种缺乏概念性的索引式语句转化为对象和确定命题之间的关系,以此缓和“自我位置”的信念与事实之间的冲突。

有人可能会反驳,如果认知主体并不知道自己位于客观现在,那么他可能会以相同的方式忽略自己的时间位置,因而失去相当一部分知识^[19]。本文认为,因无法处理“现在问题”会导致认知上的滑坡,这在推论上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咬紧牙关”策略只是认为我们确实不知道客观现在,然而有关“自身位置”的信念指涉的对象是“索引的现在”,对客观现在的无知并不会影响我们对“索引的现在”的判断。此处让我们回顾涨块论认知反驳中的前提(3),如果客观现在和过去在主观上是不能分辨的,在没有获得其他任何信息的情况下,主体应该分配二者相同的信任度。根据认知反驳前提(3),我们在最初作出有关“自我位置”的信念判断时为假的几率极其大,这个推论是合理的。大卫·比莱斯(David Builes)同样论证,如果涨块论的世界是真的,那么实际上随着时间切片的增长,我们应该对自己位于过去的信念分配更高的信任^[22]。然而,由于“自身位置”的信念基本上是

索引式的,对纯粹“自我位置”信念的学习并不会影响我们对非索引式假设分配信任度。也就是说,不管主体位于涨块宇宙的哪一块时间切片中,改变的仅是主体分配自身位于“索引的现在”的信念程度,而我们“索引的现在”所分配的信任并不会对在本体论上处于特殊地位的“客观的现在”的信念存在影响^[23-24]。并且,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能够通过日常观察不断获得新的证据,从而改变信念,知晓自己的时间位置,尽管位于涨块论的世界中,对自身位置的判断产生的错误也能够很快通过接触周围事物、获得新的信息而纠正。因此,“咬紧牙关”策略面临的认知滑坡论证在本文看来也并不成立。

“咬紧牙关”策略可能还会面临基础主义的反驳。基础主义反驳认为,如果客观现在是不能通过经验认识的,那么似乎在本体论上预设了一个神秘而不可通达的实体^[19]。假设,我们将构成上的基础等同于形而上学的基础,那么时间切片是本体论上最基础的存在,这意味着事件可以被还原为时间切片,此处,显然基础主义的反驳能够成立。不仅如此,承认在认识上无法通达客观现在,也意味着我们位于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感都是相同的,将无法解释时间流逝的现象。然而,无论在涨块论者布罗德还是图利的文本中都未明确时间切片和事件究竟哪一个占据形而上学最为基础的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对事件和切片都是不做区分地使用。面对这个反驳,比较容易的辩护方式是把事件作为更基础的存在,时间切片可以被还原为事件,事件抽象地组成了时间切片^[5]。因此,时间切片不再是涨块论在本体论上的基础,仅仅只是构成性的存在,而事件可以是静态或动态的事物状态,事件在时间上的出现和扩展能解释时间的流逝,以此回应基础主义的反驳。

五、结语

涨块论面临认知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本体

论上预设了现在和过去地位上的平等。这个反驳是关键,如果不能很好地回应“现在问题”,涨块论将不再是一种有关时间本体论的理性选择。在前文,我们已经看到死去涨块论将过去与未来相区分的策略并不令人满意,其理论代价不小。首先,对于涨块论而言,保持自身的独特性是更为重要的,因此我们只能选择“咬紧牙关”的策略,承认我们确实无法拥有关于客观过去的知识。其次,如果运用最小化策略,能在不耗费本体论代价的同时将“现在”双重语义混淆的代价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削弱“现在问题”的反驳力度。最后,否认我们能在认知上通达客观现在是符合常识的,并不会进而引起认知层面上的滑坡。总的来看,“咬紧牙关”策略是值得选择的,不必诉诸复杂的语义学技巧或是增添奇怪的本体论预设,也并不与直觉相冲突,保持了涨块论的自身特色。“咬紧牙关”策略值得涨块论者认真对待。

[注释]

- ① 使命题为真的东西,如事态、事实等。
- ② 事件在通常意义上被认为是已经发生的事件,在哲学讨论中常与物体(object)进行比较和区分,事件被认为是在不同时间中占据不同空间部分以接续(perduring)存在的连续体,有明确的时间界限,但空间界限相对模糊;物体则反之。布罗德在《科学的思想》中认为,事件在本体论地位上比事物更为基础,事物的变化最终可以被还原为事件的变化,事件的变化却不能用事物的变化来循环解释。譬如,我们说“树叶从绿色变为黄色”,根据布罗德的看法,其实是树叶在过去的时间部分是绿色的,但是现在所接续的时间部分不再拥有绿色的性质而是展现为黄色,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当谈论到事件的变化如何可能时,是说同一事件从现在到过去年拥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 ③ B序列认为事件并不会变化,只是以早于、同时、晚于的关系排序。
- ④ 四维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世界可以被表征为一个四维的事件流行(a four-dimensional manifold of events),可以被分割为无数空间维度三维的时间切片,事物在世界中以每个时刻占据不同的时间切片的方式延展存在。四维主义和永恒主义在很多情况下被等同使用,但四维主义

- 的外延范围大于永恒主义。四维主义表征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事件簇,但并不承诺现在、过去、未来的事件都是存在的;永恒主义在本体论上允诺了过去、现在、未来事件是存在的,因此可以说永恒主义是四维主义的分支。
- ⑤ 动态论认为时间从将来流逝到现在是真实的。
- ⑥ 有关“自我位置”的信念指的是“我是谁”“我在哪”“什么时候”。

[参考文献]

[1] Bardon A.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tim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140.

[2] Sullivan M. The minimal a-theory [J]. Philosophical Studies,2012,158(02):149-174.

[3] McTaggart J E I. The unreality of time[J]. Mind,1908, XVII(04):457-474.

[4] Broad C D. Scientific thought [M]. New York: Harcourt,Brace,1923.

[5] Perovic K. Three varieties of growing block theory[J]. Erkenntnis,2021,86(03):623-645.

[6]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32.

[7] Tooley M. Time, tense, and causation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7:255-259.

[8] Miller K. Presentism,eternalism,and the growing block [A]// Dyke H, Bardon A.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time[C]. London: Wiley-Blackwell,2013: 345-364.

[9] Bourne C. When am I? a tense time for some tense theorists? [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2,80(03):359-371.

[10] Braddon-Mitchell D. How do we know it is now now? [J]. Analysis,2004,64(03):199-203.

[11] Merricks T. Good-bye growing block [J]. Oxford Studies in Metaphysics,2006,02:103-110.

[12] Miller K. The new growing block theory vs presentism [J]. Inquir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hilosophy,2018,61(03):223-251.

[13] Button T. Every now and then,no-futurism faces no sceptical problems[J]. Analysis, 2007, 67 (04): 325-332.

[14] Correia F, Rosenkranz S. Living on the brink, or welcome back,growing block! [J]. Oxford Studies in Metaphysics,2013,08:332-350.

[15] Forrest P. The real but dead past:a reply to braddon-mitchell[J]. Analysis,2004,64(04):358-362.

[16] Forbes G A. The growing block's past problems[J]. Philosophical Studies,2016,173(03):699-709.

[17] Heathwood C. The real price of the dead past: a reply to forrest and to braddon-mitchell[J]. Analysis,2005, 65(03):249-251.

[18] 何朝安. 反表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元哲学向度[J]. 哲学研究,2022(11):120-127.

[19] 谢沛宏. 涨块理论和认知反驳[D]. 武汉:武汉大学, 2019.

[20] Dorato M, Hoefer C. Nothing to come in a relativistic setting[J]. Disputatio,2021,13(63):433-444.

[21] Perry J. The problem of the essential indexical [J]. Nous,1929,13(01):3-21.

[22] Builes D. Look at the time! [J]. Analysis, 2022, 82 (01):15-23.

[23] Builes D,Wilson J M. In defense of countabilism[J]. Philosophical Studies,2022,179(07):2199-2236.

[24] Meacham C J G. Difference minimizing theory [J]. Ergo: An Open Access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9-2020,06(35):999-1034.